讀史商語

讀史商語卷三

珠塢山農王志堅輯

梁武帝嘗謂蕭子恪子範曰建武塗炭卿門我起義兵非惟自雪門恥亦爲卿兄弟報仇按建武中西昌侯鸞將謀廢立知蕭衍以父順之死欲齊武引與同謀衍亦欲助西昌傾齊武之嗣爲誅召隨王子隆殺之然則建武之事武帝實爲之子恪等之生直幸耳至此乃盡歸之明帝子恪等可欺天下後世亦可欺乎帝之起兵自欲爲帝借雪兄寃爲名乃云爲子恪

等報讐何其無恥也吳均嘗撰齊春秋稱帝爲齊明佐命帝惡其實錄使人詰問數十條均支離無對勑焚其書噫所謂欲蓋而彌章者非耶

人之慘刻不仁未有如蕭鸞之甚者也道成之卵而翼之也過於所生一旦因主器之失德拊其背而奪之位亦已甚矣又舉二祖諸子而盡殞之天下有以怨報德如此者乎道成殺劉氏子孫而卒之殺其子孫者乃所卵翼之蕭鸞殺二祖諸子而其所卵翼之遥光亦叛其子梟獍之屬固以類聚哉

齊世祖臨終謂鬱林王曰五年中一委宰相五年外勿復委人不知高宗之篡不待五年也高宗臨終以昌隆事戒東昏侯曰作事不可在人後不知東昏殺戮愈决而荆襄之義師愈疾矣身後事雖豪傑有不能知况非豪傑者乎雖然世祖之言使中主用之自足以治高宗之言即英主用之未有不亂者也

齊明帝元年右僕射劉朗之坐不贍給兄子致隨母改嫁免官禁錮終身付之鄉論帝盡殺高武諸子不知於鄉論當何如也

南史載梁武帝與謝朓善以第二女適朓子謨帝爲雍州女暫隨母向州及帝即位隨内還武帝意薄謨又以門单欲使適張弘策子策卒又以與王志子諲謨不堪歎恨爲書狀如詩贈主主以呈帝甚蒙矜嘆而婦終不得還時以爲沈約早與朓善爲制此書云帝見識之陋如此欲望作佛不亦遠乎

劉瑀與何偃有隙同時疽發背瑀疾已篤聞偃死懽躍叫呼亦卒世人於人我之間多有類此者可發一笑

劉瑀爲御史中丞彈蕭慧開云非才非望非勲非德彈王僧達云蔭藉高華人品冗末朝士莫不畏其筆端此語今讀之甚平常何以爲人所畏豈非以其眞實耶彈章如此足矣不必慢罵醜詆而後快也

朝廷之衰未有不由於臣下之自相軋害者魏至孝文可謂太平之世矣幼主立而六輔在列未有隙也于烈煞咸陽王出之于外使其子忠譖諸王于上烈得留而諸王自此疏遠次第誅死嗣是趙修高肇于忠元叉相繼擅權爾朱一入河陰之變王公以下駢

首就戮而掫蹶氏亦不再振雖其閒變態不一究其原則自于忠父子一念起耳噫人臣其念之哉

梁武初欲納潘妃以王茂言而止已而納余妃頗妨政事范雲王茂同諫皆賜錢然而七月生子之吳淑媛已在後宮雲茂不得而爭也宋齊之初雖屠滅故主卒不聞掩有其宮嬪者有之自帝始永興溧陽之醜孰謂非帝自取之哉

淮南子曰獸胎不贕鳥卵不毈蕭齊時謠言鸞生十子九子毈一子不毈關中亂毈卵之不育者也今俗

語呼爲彈叉或作蛋皆誤

梁武帝嘗與沈約疏栗事約少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又嘗與約等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問劉峻峻疏十餘事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帝他日講佛經至多聞無功及嫉妬爲煩惱不知亦一自反否

賀琛嘗疏言時事梁武帝降勑詰責帝無人君之度不必言矣然琛疏言天下守宰罕有廉白良由風俗侈靡使然宜導以節儉乃詭稱琛多受賕賂家產既

豐貫主第爲宅此豈能爲節儉者乎侯景攻城琛被創未死求見王克勸開門納賊此其人亦非眞能言者也時有郭祖深者輿櫬上封事言頗切直殆勝于琛而温公不取

南史循吏傳載吉翰監徐兗二州典籤欲活一囚因翰八關齋呈事翰省訖且令去明日召典籤謂曰卿意欲宥此囚昨于齋坐見其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命原囚生命收典籤付獄殺之噫此可以爲循吏乎

南史何敬容傳稱其爲相通餉饋無賄則略不交語末又言捨宅爲寺及免職出宅止有常用器物及囊衣而已竟無餘財貨時亦以此稱之不知何以自相矛盾乃爾

梁武聽降人王足計堰淮水以灌壽陽發徐楊民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役人及戰士凡二十萬負擔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合是歲九月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此廿餘萬人之命誰殺

之耶省得祭祀幾牲口禁織官仙人鳥獸之形不知功德能消此業障否也

魏高祖太和十九年始鑄太和五銖錢遣錢工在所鼓鑄民有欲鑄錢者聽就官爐銅必精錬無得殽雜今私錢之禁甚嚴而民間所行者十九皆私錢若用此法而官稍稍稅之猶爲不失體但主計者不敢輕變成法耳然守法而不行曷若變法而行乎

異哉梁武帝諸子弟之所爲而帝所以處之者尤可異焉豫章王綜其子也臨賀王正德其所子之弟子

也皆背梁降魏臨川王宏其弟也至伏壯士求弒帝又與帝女永興公主通與謀弒逆許事成立爲皇后不亦大逆無道之尤者乎乃帝於正德卒復其位于綜則封其子以子禮葬之于臨川永興事竟秘之獨昭明太子厭勝事在疑似之間則終不能自白以至死其子應爲嗣卒銜其事不立豈帝之慈悲用于叛逆之賊而獨遺于賢子耶豈于綜諱其爲東昏子故必欲子之而永興事甚醜帝不欲章之且以博敦睦天倫之名耶余謂武帝雖非盛德之主然亦有一二

長者事乃其骨肉所遭皆梟獍之屬不知何以獲此
憐報豈陰忮而僞慈其罪更甚歟宏通永興公主正
德與妹長樂主生二子正史載之而通鑑皆不取不
知何也

齊神武魏武之流亞也當拓跋全盛之時以不戢軍
士一事而識其將亂爾朱入洛神武實啟之已而旋
與之試卒能摧强爲弱試問六朝諸雄有得與之匹
者乎然而有遺憾焉神武嘗議遷都于鄴帝不欲而
止此大悞也夫神武當日直當挾天子行事耳柰何

以帝意爲行止哉既異地而居又不能盡去朝士之異志者使斛斯椿之徒在帝左右豈能無變乎及與帝有隙又不能密圖之而使宇文氏得迎帝是明明以好局面讓人矣

宇文泰之始有關中也王基勸歡及其未定擊滅之歡曰卿不見賀拔侯莫陳乎吾當以計拱手取之基之言即劉曄之故智實奇策也歡是時不甚忌泰姑爲大言以自張而其後終身不能取臨終悔邙山之戰不用陳元康之言夫邙山之戰兩魏俱病豈能有

加於泰哉不思基言而思元康亦未曙於勢矣
行臺郎中杜弼以文武在位多貪汙言於丞相歡請
治之歡曰令督將家屬多在關西宇文黑獺常相招
誘江東復有吳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
以爲正朔所在我若急正紀綱不相假借恐督將盡
歸黑獺士子悉奔蕭衍人物流散何以爲國又令軍
士張弓注矢舉刀按矟夾道羅列命弼冒出其間弼
戰慄流汗歡乃徐諭之曰矢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
矟雖按不刺爾猶亡魂失膽諸勲人身犯鋒鏑百死

一生雖或貪鄙所取者大豈可同之常人也及其末年高澄請以崔暹爲御史中尉宋游道爲尚書左丞前後彈尚書令司馬子如咸陽王坦幷州刺史朱渾道元太保孫騰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尚書元羨等罪狀子如坐削官爵坦還第元羨等皆免官其餘死黜者甚衆歡書與鄴下諸貴曰崔暹居憲臺咸陽王司馬令皆吾布衣之舊同時獲罪吾不能救諸君其慎之噫顚倒豪傑殺活自由如神武者眞神武哉

魯褒作錢神論蕭綜作錢愚論噫錢非能神人神之

也亦非能愚人愚之也以目前事論但見其神不見其愚

齊文襄嘗納高陽王庶妹意崔暹必直諫及諮事文襄不復假以顏色居三日暹懷刺墜前文襄問此用何爲對曰未得通公主文襄大悅崔季舒語人曰暹常忿吾佞及其自作乃過于吾文宣立多不道暹屢諫常山王湛謂曰今太后不敢言吾兄弟杜口僕射獨能犯顏內外深相感愧通鑑所載如此初讀甚疑之以爲不應爾藏如此及讀北史暹傳載其諫止文

襄立王昭儀等事頗著强直獨于后妃傳載墜刺事北史多自相矛盾恐未必實溫公于暹乃削其美而取其佞非與人爲善之意也

崔暹嘗薦邢邵于文襄邵因而毀暹文襄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癡也又云自出身從官常日晏乃歸侵曉則與兄弟跪問母之起居暮則嘗食視寢然後至外齋對親賓論事或與沙門辨玄理夜久乃還寢一生不問家產文襄狃司馬子如等

搆成其罪文宣使人搜其家甚貧得神武文襄與書千餘紙皆軍國大事暹本傳所載如此當時士大夫如暹者亦少矣暹之妹高仲密之妻為文襄所私仲密叛神武欲誅暹文襄救之得免文襄欲圖文宣暹密全之周旋于三世之間與子如等諸勲貴為仇卒能以智自全此其才智過人詭遇之事不可謂無然其立身本末如此豈非賢者哉季舒事文襄其被遇得禍與暹同後以直諫為後主所殺亦非肯為佞者據史書與語而不考其人之本末幾何而不失人也

○佛法之有布施表不貪也至於捨身出家則施之極不貪之至矣梁武帝初鎮樊城登樓貪丁氏女美而納之不顧其有夫巳貪其主之國盜而有之恐故主之索之也殺之并殺明帝子孫殆盡巳又貪故主之妃嬪有色者如石如潘如余如吳并其腹中之子而自子之巳又貪魏之壽陽作堰以規取之殺十餘萬人巳又貪巳之帝位并不欲其子有之誣以厭勝殺其賢子廢其孫而以授不肖之子巳又貪齊之河南地而納其叛將巳又貪齊之還其貞陽而欲以景

易之其生平所爲如此貪乎否耶乃數數捨身佛寺亦弗思其義也已

自古以來逆臣叛子安忍無親者有矣未有如梁元帝之甚者也侯景孤軍犯闕勢不能久援兵四集衆必瓦解使元帝與邵陵東西夾攻未有不濟者邵陵旣一挫不復振而元帝持兵觀望都無下意豈惟無下意方且以間圖譽圖綸圖紀推其意不過謂即破景而武帝簡文尚在帝位非其有即父兄亡而弟姪未盡帝位猶不安不如緩之使景害武帝簡文而已

盡圖弟姪之礙手者爲稱帝之完局而已王僧辯發江陵以嗣君爲請繹曰六門之内自極兵威僧辯辭乃密諭朱買臣買臣爲殺少帝兄弟是其心猶怏怏于景之不盡殺也自古及今有如此忍心害理之人乎稱帝未幾而覆亡隨之則其所不能盡圖之咎也每見亡國敗家事輒爲悲之獨于江陵之禍爲之撫掌

薛孝通勸賀拔岳據有關中周文帝因之以成霸業其于道衡決平陳之策隋文帝因之以混一南北道

衡子收勸唐文皇據虎牢以拒竇建德唐之大業亦基於此父子孫三世爲三代決大計此自古所無也

○斛斯椿初事爾朱榮榮死歸汝南王悅又背悅歸爾朱兆已而知爾朱將敗襲殺世隆彥伯傳其首并因度律天光送齊神武已而又與武帝謀伐神武此反覆無行之人也然武帝嘗給以店數區耕牛三十頭椿以國難未平不可與百姓爭利辭店受牛日烹一牛以饗軍士及死家無餘資此其人亦非小人也

○沙苑之戰齊神武與諸將議進趣斛律羌舉請不

與戰徑趨咸陽拔其根本神武欲火焚之侯景曰當禽以示百姓焼殺誰復信之諸將議既異同逐戰大軍敗績由今觀之羌舉實是奇策而不見用景言最爲無理此人素有異志疑其欲留泰以自爲地非出本心以神武之智而爲其所惑亦大謬也已

昔人有云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然古之豪傑往往犯之爾朱榮之女爲敬宗后高歡納爲小妻歡死爾朱氏爲彭城太妃洋欲烝之不從手办殺之洋以爲臣可施之君子亦可施之於父耳湛立逼逼洋后李

氏至有身湛以爲子可施之於父弟亦可施之于兄耳至于湛后胡氏與和士開通湛死而多畜僧人以自侍則又不待人之逼矣噫一報還報可畏哉

爾朱榮入洛欲悉誅百官慕容紹宗諫爾朱兆欲以鎮兵委高歡紹宗又諫一時諸將於大計能不謬者獨有此人神武之知紹宗知之以此耳

馮熈伐高麗攻遼東城且陷熈命將士無得先登俟剗平其城朕與皇后乘輦而入城中得嚴備不克而還高緯攻平陽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緯勑且

止召馮淑妃觀之淑妃粧點不時過周人以木拒塞之城遂不下古來奇事未嘗無對

王僧辯爲湘東王將以一州之力破侯景復建康可不謂功哉雖殺人之姪伐人之兄多作不義然非其罪也一不用命而斫之幾死僧辯雖有言繹肯聽之乎使其始終爲繹亦自成其是乃懾于强齊舍方智而納立貞陽則可笑甚矣夫齊人直欲臣梁耳不在所立之貞陽不貞陽也霸先以一介往而遽許盟矣僧辯何是之甚哉是繹則爲繹作不義是齊則爲齊

作不義自謂可以無死而不知是固其所以死也甚哉陳高祖之篡之無謂也元年十月即位三年六月殂一子先死一子在魏歸而蒨殺之稱帝不二年而子孫殄盡是亦不可以已乎使帝不貪大位則宗祀可全使昌不貪父位而歸亦不失作長安布衣也

○爾朱兆旣以鎮兵委歡猶自追之輕馬渡水與歡坐幕下授歡刀引頸使斫之歡大哭曰自天柱之薨賀六渾更何所仰但願大家千萬歲以申力用耳今爲旁人所間大家何忍出此言嘗讀此以爲那得此

副急淚及覲斛律孝卿請高緯親勞將士爲之撰詞
且曰宜忼慨流涕以感激人心緯臨衆不復記所受
言遂大笑不覺嘆曰副急淚爲乃祖占盡矣
獨孤信奔梁三年梁武遣還時魏已分東西信父母
在山東梁武問所往答以事君無二遂至長安宇文
泰寵之先後得父母凶問皆不聽行服後爲宇文護
所殺信言事君無二似也顧當時以誰爲君若以武
帝爲君則已被弑若以元氏之子孫爲君則東西等
耳父母之所在而歸之于臣節未失也若以高歡逐

主義不入其國則泰獨非弑武帝者乎棄父棄母而盡忠于未定君臣之宇文卒以身殉信之去就不亦悞乎

齊文宣以肉爲斷慈遂不復食肉禁民間取蝦蟹蜆蛤之類文宣酷虐醉則殺人支解燔灼無所不至又非禮殺二王不知亦復斷慈否

北史后妃傳載齊文宣將無禮于彭城太妃太妃不從遂遇禍文宣本紀又言帝至彭城王浟宅謂其母爾朱曰憶汝辱我母壻時向何由可耐手自刃殺之

文宣本紀云崔暹死後帝問暹妻頗憶暹否李曰結髮義深頗懷追憶帝曰若憶時自往看也親殺之暹傳則云文宣以文襄女樂安公主降暹子達拏後帝問主達拏於汝何似曰甚相敬惟阿家憎兒文宣召暹妻殺之齊滅達拏殺主以報讐一書自相矛盾如此

齊文宣問元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韶曰爲誅諸劉不盡文宣於是盡殺諸元先後所殺三千人幽韶於地牢絶食嚙衣袖而死韶之勸殺諸元獨不自爲計

耶豈文宣已有此意詔以此逢之冀其免已耶然而卒不免可謂枉了做小人矣

齊武成欲殺河間王孝琬孝琬呼阿叔帝怒曰誰是爾叔敢喚我作叔蘭陵王孝瓘破周師於芒山後主謂曰入陣太深失利悔無所及對曰家事親切不覺遂然帝嫌其稱家事遂忌之竟以此賜死其乃祖櫛風沐雨出萬死一生以得國子孫一得位遂使同株共本之人不得稱叔稱家豈如衡門之下自有兄肥弟瘦讓棗推梨者乎以帝王貽子孫不如貽之以貧

賤耳

齊武成二子同以五月五日生長南陽王綽爲韓長鸞誣以反坐死次即後主卒亡其國委宛餘編載五月五日生而貴顯文學孝行者數人不知仍有此不祥者

西魏泉企年十二鄉人皇甫等請爲縣令好學恬靜百姓安之宛委餘編載古人年少仕宦者獨不及此

○周文帝以芒山之戰賴李穆免于難寵之甚厚穆蓋周宗臣也及隋文帝爲相尉遲迥將舉兵遣使招

穆穆鎖其使上其書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應之穆曰周德既衰愚智共悉天時若此豈能違天乃獻隋文十三環金帶又執迥子誼送京師密表勸進隋文嘉之拜太師贊拜不名子孫在襁褓悉拜儀同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甚矣穆之巧于規時也未幾穆子渾爲宇文述所譖誣以反坐誅無少長皆徙嶺表去迥先後一間耳穆知兄子柆非保家主勸兄遠除之而獨不自除渾豈其智有所短歟

○突厥木干可汗擊柔然鄧叔子滅之叔子收其餘

燼奔魏木干恃其强請盡誅叔子等於魏太師泰收叔子以下三千餘人付其使者盡殺之泰意不過欲結木干以傾齊耳然以魏之强不能庇此餘燼耶一舉而殺三千人亦異乎信陵君之鳩矣此宇文之祚所以不長也

范縝著神滅論以爲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杜弼亦嘗與邢邵論此邵曰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弼曰燭則因質生光

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形形小神不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狄孟德之雄乃遠竒於崔琰温公不喜佛法故於通鑑獨取范說未爲通論然神之滅不滅人當自驗政不必取喻外物也范曅嘗謂死爲滅欲著無鬼論及以反誅與徐湛之書云當相訟地下論者當於此處驗之

周武帝詔後宮惟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此外皆減之古來帝王嬪御之少無踰于帝者如此賢君僅年三十六天道固不可問也

王軌嘗與周武帝言太子不克負荷捋帝鬚曰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宇文孝伯亦嘗言之天元既立問鄭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為也對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因言軌捋鬚事帝使人殺軌并賜孝伯死胡氏註云宇文孝伯何為出此言也欲自求免死耶然終于不免也讀至此竊疑之檢之北史後周書孝伯傳皆言帝追憾被杖乃問譯譯曰事由宇文孝伯及王軌譯又說軌捋帝鬚事通鑑本用二史由烏丸軌宇文孝伯為一句但倒置孝伯軌名又節去及字譯又

二字胡氏誤以烏丸軏爲一句宇文孝伯連下讀遂有此議未免疑誤後人故表而出之

古來婦人之妬未有如獨孤后者也不惟妬其夫也且妬他人高頻愛妾生子譖以面欺諸王朝士有妾孕者必勸帝斥之是也不惟妬他人也且妬其子太子勇多庶子則廢之晉王廣惟與蕭妃居處後庭生子皆不育則立之是也此嫗有才智生平贊決文帝語多可聽帝故畏之卒之動搖國本以至于亡妬與懼内足以亡國于於楊氏見之

賀若敦以對臺使有怨言被殺臨死謂其子弼曰吾志平江南今不果汝必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引錐刺弼舌出血以戒之後平陳之役弼功居多然亦以怨望誅死伐國何等事也弼卒能成父志獨所謂謹言者乃不克從防口之難也乃甚于伐國哉

○隋文帝謂羣臣曰前世帝王溺于嬖幸廢立之所由生朕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眞兄弟也豈若前代多諸內寵孽子忿爭爲亡國之道耶夫兄弟之爭豈在同母不同母不必遠舉他人即文帝之于整瓚

皆同母弟也而憎嫉特甚瓚以鴆死整死在前而帝猶追恨之獨爽爲獨孤后所養愛之特異則又非同產也帝何不一反觀耶其後太子勇之廢即其親母廢之不由嬖幸秦王俊爲妃所毒則阿翁懼內之末流也秀以厭勝廢諒以反誅皆其同母兄爲之忿爭亡國孽子何與焉文帝無姬侍直是爲悍后所劫耳乃自詫盛德事以爲過於前代帝王寧不自羞耶

隋文帝嘗言世間貧家兄弟多相愛由相假藉達官兄弟相憎爭名利故也又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

何用碑爲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又曰
壞我法者必在子孫譬如猛獸物不能害反爲毛間
蟲所損食耳此三言者皆確論也
陳蔡景歷妻兄名劉裕隋梁士彥子名操字孟德不
知何以於帝王名字都不避諱唐德宗嘗以苗晉諸
子同帝王名惡之使見此不知又當何如
隋文帝時袁充表奏隋興以後日景漸長上大悅告
天下將作役功因加程課丁匠苦之夫日景加長古
未之有假使有之而因以加工課督豈所謂化國之

日舒以長者乎帝之不學無術深可發笑

趙高勸李斯立二世說以爲相久結怨於天下又與大子有隙不如立少子爲長久計宇文述說楊素其言不差一字巳試之陳言猶足以爲奇策此無他患失之念鄙夫所最重此言有以深入其肺腑故也然兩人之禍敗亦畧相似患失者果何益哉

孔熙先欲誘范曄同反與之博故爲拙行宇文述說楊約謀廢太子與共博每陽不勝所齎金寶盡輸之

唐太宗謀舉大事欲因裴寂關說高祖亦出私錢數

百萬使高棫廉與寂博稍以輸之誘致小人無捷於此法者矣

首爲廣謀奪宗之策者宇文述張衡也代之移文帝意者楊素也使文帝與勇俱不良死者亦述與衡也已而以楚分野有大喪徙素爲楚公以厭之矣已而張衡以罪廢使人覘其所爲以謗訕賜盡矣其始終恩寵不衰中經喪師而曲全之者獨有一述乃弑煬帝者即述之子也素子玄感亦以反誅亂臣賊子自相屠戮孰謂非天使之哉

李密爲楊玄感謀以直走遼東爲上策取關中爲中策取東都爲下策何其智也及其自爲之卒頓兵洛陽久之而敗當時柴孝和說以西襲長安即密所謂中策也徐洪客說以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即密所謂上策也而皆不能用人固有能言之而不能行之者成事固不易哉

隋文之伐陳也從高頻問方略於李德林及陳平授德林柱國封郡公已宣勑或說高頻曰今歸功德林諸將必當憤惋且後世觀公有若虛行頻入言之乃

止朝廷賞功豈可以諸將忿惋而廢德林之功固非熲之所能掩熲之功又豈必攘美於德林甚矣人言之陋也熲嘗于帝前論功能讓賀若弼其識量似優至此不免惑於人由其中不忘名故耳隋之諸臣吾獨賢熲熲然亦不克令終則此之故哉

煬帝遣宇文述征高麗詔曰禮七十者行役以婦人從公宜以家累自隨古稱婦人不入軍謂臨戰時耳至軍壘間無傷也項籍虞兮即其故事按韋孝寬討尉遲迥有疾臥帳中遣婦人傳命此隋初年事帝不

近取制勝之孝寬而遠引不祥之項籍何也

高祖將入關慮劉武周引突厥入寇使劉文靜往見始畢可汗請兵與之約曰若入長安民衆土地入唐公金玉繒帛歸突厥此一時不得已之計然胡騎為患中國之端已兆於此矣其後肅代諸帝無不以此言媚虜其流之弊至於石晉竟割土地而奉之作法之不善吾不能不歸咎於高祖

唐之有天下也吾得兩功臣焉曰郭孝恪薛收方秦王與世充相持而建德救之諸將請避其鋒使從其

策則建德盖張世充復熾天下戰方始耳孝恪等獨勸王據險拒之不浹旬而兩雄就擒混一之形成矣昔人謂曹孟德急於取吳緩於取蜀遂至終身不能取使文皇不用二臣之策幾何而不爲操哉

蕭銑竇建德之起所謂倉卒間人欲爲帝耳非唐亂臣賊子也銑力未屈而降其言曰若必待力屈則百姓蒙患其情有可憐者建德據有一方頗有一二善事獲淮安王同安長公主館而禮之此二人者俾以歸命俟終其身不亦可乎高祖於隋之逆臣如宇文

士及王世充皆不加誅而必殺此兩人何也劉黑闥再叛則以殺建德故大率高祖生平舉動無一不誤者非有聖子不過一賊耳

竇建德草澤一盜耳宇文化及在魏縣攻拔之先謁蕭后然後執化及等召隋文武共臨斬之得隋宮人千數悉放去唐高祖隋之大臣也當其爲臣時巳私其晉陽宮人宇文士及來降而引以爲親臣吾不敢謂建德非而高祖是也

余觀隱太子之事而不能不致恨於高祖之憒憒也

高祖自起義師以至有天下有一毫非文皇力乎以天子之介子手闢宇宙天下豪傑皆心附之此時而欲退就臣列雖大聖賢亦不能也使斷自上心以主器命之明以立賢之意布告天下則建成元吉自無覬望而文皇賢者其必能保全兄弟明矣乃惑於嬖妾佞幸之言當斷不斷使文皇進不能有天下退有功高不賞之懼六月四日之事其實勢之所不容已使不以辰羸爲累雖謂管蔡之誅可也然嗣是而文皇子孫於骨肉間無世不有蹀血之禍矣噫三代以

後如文皇者眞千古一帝也然不無使人有遺憾而
而所以致禍之由則高祖實爲之耳
六月四日之事司馬温公以爲太宗始欲俟其先發
然後應之則事非獲已猶爲愈也按建成已盡出房
杜諸臣欲因出餞使人拉殺太宗以暴卒聞不發則
已發則太宗死矣又誰爲應之者太宗百戰之餘豈
不知先發制人此語殆非誠言或史家飾說耳温公
醇德信以爲然非知事機者也
李世勣初歸唐悉籍其郡縣甲兵令李密上之高祖

稱爲純臣及太宗謀誅隱太子問於世勣世勣辭太
宗重之至留以輔太子兩主之有取於勣未嘗悞也
然而卒陷嗣君於不義釀奪晨之禍非高祖太宗之
拙而勣之巧也遇明主則以忠義售知遇庸君則以
奸佞苟祿甚矣勣之巧也然卒之殺其子孫者乃勣
所議立之武后人雖巧其能如天何
張亮事李密以告反得幸事太宗又告侯君集反卒
亦爲人告反坐死故術不可不慎也
李百藥少多病故以百藥爲名杜伏威之歸唐也百

藥亂之中途悔欲殺之飲以石灰酒大利瀕死已而宿病皆愈伏威既入朝尊寵好神仙術餌雲母被毒暴卒使伏威有知應悔不自飲石灰酒而以雲母噉百藥耳夫死之與生豈人之所能為哉

讀魏鄭公傳其議論雖愷直然亦時有浮冗處為後世泛常條陳疏開一法門如馬周則無此病矣文皇評諸臣皆抑揚其詞獨周無貶詞既卒思得少翁術致見之君臣相得有獨異於衆者使天假之年所樹更未可量惜哉

太宗嘗曰爲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嘗疏其名於屏風坐卧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註於名下以備黜陟此語直是太宗致治之本然當時都督刺史多用親王功臣甚至以虢州多麋鹿可以遊獵用頡利爲刺史使頡利果行不知御屏於名下當何所書也

李靖破突厥擒頡利蕭瑀劾靖御軍無法突厥珍物虜掠俱盡請付法司推科上責而貰之已而上欲伐吐谷渾欲得靖爲將爲其老重勞之靖聞之請行總

管高甑生後軍期靖按之甑生恨靖誣告靖謀反按驗無狀甑生減死徙邊靖自是闔門杜絶賓客雖親戚不得妄見以靖之賢太宗之明尚不免此人臣處功名之際亦難矣哉

太和中鳳翔司錄叅軍李彦芳上家藏高祖太宗賜其祖靖手詔數函一曰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一曰有晝夜視公疾大老嫗遣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古君臣相與乃爾能得人死力宜也

太史令傅奕不信佛法其請除佛法疏云不忠不孝

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佈施萬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冀百日之糧語皆淺陋奕所謂佛齋公老嫗之佛耳而高祖用其言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此却是正理史又載胡僧呪術及以羚羊角碎僞佛齒二事則尤不緊要佛法戒殺不聞用呪殺人佛齒作塔有如舍利不聞以碎物爲奇奕可謂能勝胡僧矣於佛法故無與也溫公取此蓋溫公之見與奕等耳

貞觀中太宗欲復古封建法詔宗室羣臣襲封刺史

長孫無忌等上表固讓有云緬惟三代封建蓋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禮樂節文多非己出此數言眞可謂中的柳子厚封建論所謂封建非聖人意實本此

○權萬紀始以敢言得幸於太宗毀房玄齡王珪譖殺張蘊古魏徵嘗諫其不可用已而萬紀奸狀自露帝已黜之矣已又以爲齊王祐長史因恭王過失王殺萬紀而反許以爲直孔子惡之而太宗惑之卒殺其子宜哉

貞觀十六年治書侍御史唐臨追劾密明公贈司空

封德彝武德中上皇因楊文幹之亂欲廢隱太子而
立太宗德彝固諫其事秘甍後乃知之詔黜其贈官
改謚曰謬削所食實封按德彝卒於貞觀初年至此
十餘年上皇崩亦數年臨何不早言之至此乃追發
其事使人主與朽骨爲讐大非盛舉也臨治獄能不
寃此等舉動使人不快
貞觀十九年詔謚殷太師比干曰忠烈所司封其墓
春秋祠以少牢給隨近五戶供灑掃帝留意忠良至
推恩古人以爲臣子風然一聞魏徵以諫草示史官

遼仆其碑停叔玉婚此何以故也

太宗征高麗攻安市不下羣臣請移攻烏骨城直取平壤獨長孫無忌以爲天子親征不可乘危徼幸從之卒無成功而還無忌謂天子不可乘危自是至理然只宜言之於廟議時既在軍中恐無不危而取勝之理太宗嘗謂無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至此乃用其謬說不可曉也

太宗還自遼東謂李靖曰吾以天下之衆困於小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上顧問江夏王道宗具陳在

駐蹕時乘虛取平壤之言上悵然曰當時匆匆吾不憶也嘗恠太宗此舉若命道宗世勣輩以數萬之師未必不克不然靖雖老臥而護軍扣囊底餘智猶足以了此事不此之務而無端技癢於一戰卒見挫于小醜可歎也

大凡人之所長必有沾沾自喜之念自喜之極而至於氣盈則并其所長而喪之太宗欲征高麗不命諸將而自行是不欲以所長讓臣下也過鄴爲文祭魏太祖曰臨敵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

才不足是不欲以所長讓古人也得高麗降人諭之曰東夷少年跳梁海曲至於摧堅決勝故當不及老人自今復敢與天子戰乎又驛書報太子仍與高士廉等書曰朕爲將如此何如則氣盈之極眞一健兒耳此其所以卒不克勝也歟

承乾既廢太宗以晉王仁懦吳王恪英果類已欲立之長孫無忌固爭乃止此雖自爲計然以嫡庶爲名固正論也高宗立偕房遺愛事舞文殺恪此何爲者無忌一旦當國而弄權至此使久于其位其流毒更

不知何如然殺無忌者即其所愛立之嫐天之報之
固巧矣太宗以恪爲類已必有以取之而其子孫又
多賢使當時果立之豈不勝於高宗
賜姓一事最無謂其尤可笑者徐世勣初降唐高祖
賜姓李世勣死其孫敬業起兵誅武后后追削勣官
發冢斲棺復姓徐勣之子思文不與敬業之謀密表
上聞敬業得之謂曰叔黨於武氏宜姓武因於軍中
敬業敗后得之曰敬業改卿姓武朕不奪也以爲地
官尚書未幾或告思文初與敬業通謀乃流於嶺南

復姓徐兩世之間乍與乍奪或榮或辱而終復其本殊可笑也

宇文述將死因司宮魏氏請帝殺其子智及望不破門戶李勣寢疾誡弟弼子孫非類者皆撾殺然後以聞二人之智盖預知其子孫之必敗也獨不思天生破宗之子所以報其祖父也此豈祖父之所能殺也哉煬帝於述最有恩而述之子弒之李勣勸立武后而后族之天之所以報惡人殆將使之自相屠戮也宇文之後殲焉而徐氏猶存一脉于夷中則爲敬業

延忠義之後耳或云李商隱亦勸齋也
高宗立武后詔曰事同政君按王政君雖在宣帝宮
然帝命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凡五人於中得政君送
太子宮其未嘗幸於帝明矣高宗詔當是許李輩所
爲借以文過耳然王氏卒移漢祚爲新室文母武氏
亦篡唐爲周前後事頗有類焉此詔若爲語讖云
許敬宗嘗曰護兒兒作相世南兒作匠文武豈有種
耶按來護兒爲將有功爲刺史有善政煬帝久在江
都直諫忤旨已而帝被弑父子同死者十人獨恒濟

以幼獲免在唐俱以學行相繼爲相濟諫立武后貶
刺史突厥入寇死之此政忠義之有種耳何足爲訝
世南兒無學術歷將作少匠工部侍郎亦非有辱於
其父獨世基爲佞於隋而世南爲唐良臣許善心死
難於隋而子敬宗爲唐奸臣此則深可訝者不知敬
宗亦一思之否也
武氏之始廷臣力遏其萌者無忌遂良之外惟韓瑗
李義琰上官儀耳或貶或死固自其分而義琰子事
武后爲御史與李義府同按柳奭韓瑗獄儀之孫女

爲昭儀與武三思通若此時之天意故抑忠直而伸權勢者可嘆也

高宗嘗讓楊弘武曰爾在戎司授官多非其才何耶對曰臣妻剛悍此其所屬不敢違以諷帝用后言也帝笑不罪噫孰謂諷諫易入乎

褚遂良市地不如直爲監察御史韋思謙所劾罷爲同州刺史及復相出思謙清水令或弔之答曰吾狷直觸機輒發暇䘏身乎蘇子瞻嘗謂遂良譖殺劉洎事爲許李曲筆此豈亦其類耶

褚遂良再貶愛州上表自陳往者濮王承乾交爭之際臣不顧死亡歸心陛下時岑文本劉洎奏請濮王住居東宮臣又抗言固爭卒與無忌等共定大策及先朝大漸獨臣與無忌同受遺詔陛下在草土之辰臣以社稷寬譬陛下手抱臣頸臣與無忌區處衆事咸無廢缺力小任重螻蟻餘齒乞陛下哀憐遂良於議立武后時誓以死爭逮竄逐之餘乃作如此乞憐語何其憊也且人臣爲國本有所爭執自是分所當爲至自以爲功則醜甚矣遂良賢者於此不免落夾

吾故表而出之以寓責備之意至無忌之欲立晉王全是爲富貴計一朝當國而殺吳王貶道宗紛紛流毒其得以直言死也眞小人之有幸者哉

蘇定方破曼都法司請誅之定方曰臣許以不死故曼都出降願匄其死上曰朕屈法以全卿之信裴行儉之降阿史那伏念也裴炎疾其功奏言伏念爲副將張虔勗程務挺所逼又廻紇等自磧北南向逼之窮窘而降耳遂誅之行儉嘆曰但恐殺降無復來者此二事皆在高宗之世盡昬庸之良心易啟而忮臣

之私念難忘也炎於武氏朝首罹其毒沒其家無甔石之儲然有此忍心事死亦宜耳

魏元忠嘗上封事言大非川之敗不即誅薛仁貴爲失刑按大非川之敗由郭待封違仁貴節制已而仁貴與待封俱除名免待封非耳免仁貴未爲過也後仁貴擊突厥虜問唐大將爲誰應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貴流象州死久矣何以紿我仁貴免胄示之面虜相顧失色下馬列拜仁貴因奮擊大破之向用元忠之言誰爲收後効者

李義府惡劉仁軌因其運糧失船命監察御史袁異式鞫之異式諷仁軌引决仁軌不肯乃具獄以聞異式將行仍自挈其鎖上命除名以白衣從軍及仁軌爲大司憲異式尚在臺仁軌瀝觴告之曰若念疇昔之事有如此觴已而薦爲司元大夫又仁軌鎮洮河每有奏請爲李敬玄所抑怨之知敬玄非將帥才奏爲洮河道大總管果與吐蕃戰而敗合二事觀之果忘情報怨者乎仁軌蓋巧宦之徒也

予讀史至武曌而恨是人之爲女子也其得罪於三

綱自是古今第一罪人至于知人之明求才之切任使之當納諫之勇漢唐以來令主如之盖亦少矣使其爲唐之子孫當使貞觀開元讓美即使其爲唐宰相因嗣主之弱而篡唐其爲治如是亦勝於楊堅萬萬矣

李勣之勸立武氏也裴炎之白武氏謀廢中宗也其流禍均也然而炎之罪甚焉武氏之在高宗初一挾媚婦人耳永徽而後其爪牙大露矣不能制而押之顧反傅之翼耶夫且擇人而食之矣然後謀其王武

氏誅宗室何所見之晩乎大率勣以智而佐其庸炎以愚而行其疎世以炎首被武氏之禍不追其悞國之罪獨勣受罵無已亦弗權輕重也巳

武后初修怨於其兄元慶元爽皆貶死乃奏以姊子賀蘭敏之爲士䕶嗣敏之復得罪死然後召承嗣於貶所後雖富貴之非眞有心以爲嗣也大率武氏之初擅政也實見二子皆不堪其任自恃才智足以有爲以女子而擅天下恐人之議其後不得不多殺以立威除李氏立武氏無非以爲自安之計承嗣三思

不勝其妄想求爲太子而后亦佯若許之冀得其死力其實皆弄之耳

王莽誘拜呼左犁汗王咸咸子登助爲單于單于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遣其下入冦武后詔武延秀聘默啜女爲妃默啜怒曰吾以女嫁唐天子子今乃后家子乎且吾世附唐今聞其子孫獨二人在我當立之囚延秀等發兵入冦此二事先後略同當時臣下苟心爲王氏武氏所用絕無故主之恩甚且代之剪戮故主子孫閫單

于此語不知何以施面目

沈旣濟請於國史改武后稱太后勿稱上省天后紀合中宗紀毎年書帝在房陵如春秋公在乾侯之例次書太后行某事别爲后立傳入后妃類其論甚偉唐之子孫皆庸愚而其臣下亦無特行之者可謂鈌典

魏元忠在天后朝有忠直名屢爲羣小所陷瀕死而不改天后崩武三思等憚之矯天后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戸元忠捧制感泣中宗朝旣失政元忠爲相

不復强諫惟與時俯仰袁楚客遺書責之元忠愧謝而已元忠所以先後兩截者固血氣之盛衰爲之然未始不因時轉移彼見天后明察猶能容正直中宗之時小人用事犯之者必死故爲此自全之計然卒以子升爲太子重俊所脅爲宗楚客等所劾貶死於道哀哉安金藏剖心以明皇嗣至五臓皆出然開元中猶受封爵卒以壽終死生之際固非人之所能爲哉

李湛義府之子也張柬之引掌禁兵與謀誅二張太

后謂之曰汝亦爲誅易之將軍耶吾於汝父子不薄乃有今日湛慚不能對又謂崔玄暐曰他人皆因人以進惟卿朕所自擢亦在此耶對曰此乃所以報陛下之大德二人之品何啻天壤

武后時或目之爲北朝以予觀之何以多君子也即以一事論之張昌宗欲陷魏元忠使張說爲證當時有頗叩閤力爭與說同死者宋璟也有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者張廷珪也有謂無汙青史爲子孫累者劉知幾也及命宰相與武懿宗再鞫有抗疏理之者朱

敬則也有以布衣上疏者蘇安恒也元忠既已爲高要尉復奏申理者王晙也餞元忠於郊外者崔貞愼等八人也易之指貞愼爲同反后命鞫之據實以聞至忤旨而不變者馬懷素也自古聖明之世不無寃死之人何嘗有捨死營救如此其衆者哉后能盡人之用故君子布列而公論卒不大絀即一事推之其他所補益不見於傳記者多矣天之生賢正欲其用於難爲之時耳迂儒持論謂梁公不應事女主豈非井蛙之見乎

天后時酷吏搆大獄嚴善思爲御史平活八百餘人原千餘姓按囚司刑寺罷疑不實者百人劉允濟爲酷吏所陷善思力訟其冤得免此其平反之功幾不下於徐有功矣新舊史皆入方技傳而舊史於平活多人事皆不載可謂疎矣

天后自以女主擅制慮天下圖之過以一切繩天下招引殘刻之徒以誅戮示威然亦隨殺之如鶱味道丘神勣王弘義侯思止傅游藝周興來俊臣來子珣索元禮萬國俊卒無一免者其空言無用獻頌取媚

如陳子昂者雖數召見而終不用惟一二忠直如狄仁傑魏元忠徐有功雖遭傾陷卒得保全此人非女子豈非英主乎

五王之事張敬夫謂當廢中宗更立君朱仲晦謂唐子孫存者皆暗弱不足立是也弇州先生曰非獨暗弱皆非太宗後也此語甚誤太子承乾吳王恪曹王明皆有後人爲將相者當時太宗子孫自在但流竄之餘雜於傭保又無傑然出衆如漢宣者如仲晦所慮耳謂皆非太宗後何也至謂當盡誅諸武如呂氏

例此張柬之薛季昶所已言獨桓彥範不欲廣殺致此大悞豈待弇州始發之也先生論古往往卓然此一段全不足採

中宗時每要官缺執政以次用其親吏部嘗除十人楊再思得其一試問餘授皆宰相近屬再思曰吾輩誠負天下唐史載之以見神龍之亂然曰要官則散曹未必皆然曰執政則舉朝未必皆然再思自以為負天下其心猶有不盡死者蘇眉山論宋事曰舉天下固然之事所謂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為留滯以

俟請囑味斯言則所囑者不獨要官能囑者不獨執政而當時囑人者亦決不自以爲負天下然則謂宋神宗之朝弊甚於神龍可也一解不如一解恐後之視宋亦復如宋之視唐悲夫

林甫太祖後也勉夷簡宗閔高祖後也適之峴太宗後也程石回亦疎屬皆位宰相而禕與臯載義皆太宗後爲大將有功自林甫宗閔而外皆賢者之流一姓而至將相者十三人唐之子孫何其振振也

李戡唐宗室子舉進士就試禮部吏唱名乃入戡恥

之徑還隱陽羨民有鬭爭皆詣戡不之官著書自娛與本朝陳貞晟皆異人也

唐宰相之賢必言房杜姚宋然房杜之子竟以罪誅姚在位二子即以賄聞宋諸子皆以貪縱敗而如蕭如裴如如張至累世宰相然其德業皆不稱盛德有後亦在有無之間耳

開元中以馬懷素褚無量爲侍讀更日番入以耆老聽腰輿入殿中每宴見帝自送迎以師臣禮自漢以後天子尊禮儒臣僅見此事懷素在武后朝救魏元

忠勍李廻秀無量在中宗朝不附祝欽明皇后亞獻之說其人遠勝張禹輩足當此曠典矣

讀王摩詰集想見其人似不食人間煙火者獨小說載其因岐王着伶人衣見九公主彈琵琶公主爲屬有司得領解此事甚穢今以唐書考之維舉進士在開元初此時玄宗方檢制諸王公主公主所禀至不辦車馬殊非得肆志之時徧考睿宗十一女玄宗二十九女皆無殊寵非有太平安樂其人不知所謂九公主者何人也帝於諸弟厚不應岐王反乞恩於公

主而臣下交通之禁自嚴駙馬都尉裴虛已私與岐王通徙嶺表張說私造岐王亦坐貶當是時豈容王與公主相比而昵一寒士有司亦誰肯聽其指麾者乎惟舊史稱維以詩名開元天寶間諸王駙馬豪右貴勢之門無不拂席迎之寧薛二王待以師友此小說附會之本然據文乃玄宗末年摩詰名成諸貴人欲得爲重客耳論者亦考其世可矣吾友王永啟齋中列古人間適有文者二十餘人獨不及摩詰曰吾惡其鑽公主也余謂永啟如摩詰者不足當一解首

耶人言可盡信乎永啟大笑今日讀唐書書此他日以示永啟

韋安石在武后朝數面折二張武三思睿宗時太平公主欲危玄宗使人邀安石辭不往帝嘗密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卿宜察之對曰太子仁孝天下所稱且有大功陛下安得亡國語此必太平之謀耳公主憾之玄宗即位姜晦言宗楚客等改中宗遺詔安石時爲宰相不能匡正貶沔州別駕晦又奏安石檢校定陵盜隱官物安石憤恚卒夫中宗遺詔乃太平

公主上官昭容所爲其用相王參與政事非爲社稷也自爲富貴耳安石事武后不附二張三思事中宗不附相王事睿宗不附太平此眞大臣事姜皎以請托不行嫉其弟劾之玄宗信讒没其大節使之寃死玄宗之不明自即位之初而已然矣

姚崇爲相無居第寓居罔極寺其清德不下於懷慎然其子彝异頗受餽遺主書趙誨爲崇所親信受胡人賂惜哉檢身易檢子弟門客難爲大臣者可不慎歟

玄宗欲討吐蕃張說言吐蕃無禮誠宜誅夷但連兵十餘年甘涼河鄯不勝其弊願聽其款服以紓邊人上曰俟吾與王君㚟議之說退曰君㚟勇而無謀常思僥倖吾言必不用矣及君㚟入朝果請深入討之開元十五年正月破吐蕃於清海君㚟以功遷左羽林大將軍拜其父壽爲少府監九月吐蕃攻陷瓜州執君㚟父進攻玉門軍使人謂君㚟曰將軍常以忠勇許國何不一戰君㚟登城西望而泣竟不敢出兵閏月君㚟爲回紇承宗族子護輸所殺夫張說之言

眞安邊之策君奚貪立功名啟人主開邊之志一言之間不知戕幾許士卒孰知父子相繼得官亦相繼被殺不出一歲之間哀哉

開元二十三年上御五鳳樓酺宴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帥所部音樂集於樓下以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爲虎豹犀象之狀上曰懷州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爲散官夫守令理人之官使帥音樂較勝負是明使之爲奢也至是而以爲罪不亦晚乎

王忠嗣曰太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而已不可疲中國以邀功名其論攻石堡城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不欲爲之忠嗣今受責不過以金吾羽林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噫眞仁人之言哉李林甫誣忠嗣欲擁兵以奉太子當是時忠嗣幾死矣然僅得貶林甫所傾陷未有不立碎者然能殺韋堅楊慎矜等而不能殺忠嗣豈非仁人之報耶

倪若水爲汴州刺史玄宗所遣宦官取鵁鶄㶉鶒等所至煩擾若水疏諫上手敕褒答可謂名臣矣及觀其送班景倩入爲京朝官羨以爲登仙恨不爲其騶僕何鄙也若水汴州一疏千古猶芬而景倩無一事可稱若水未幾入爲戶部侍郎亦不聞有一事登仙之慕竟何爲乎

李勣勸立武后曰此陛下家事李林甫附武惠妃殺太子瑛等亦曰此陛下家事德宗欲廢太子謂泌曰此朕家事何與於卿而力爭泌曰天子以四海爲家

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寃橫而不言臣罪大矣噫李勣一言覆邦至後世人主猶惑之非鄴侯孰與破此者乎

開元二十五年大理少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大盛烏雀不棲今有鵲巢其樹於是百官稱賀按是年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同日賜死帝之仁及天下乃不庇其子乎惜當時無一人言之者

太子瑛等以是年四月賜死而武惠妃以十二月薨

正史明言瑛等爲祟溫公不信鬼神通鑑所記凡涉此等皆削之此非通論也

李適之承乾之孫也數爲承乾論辨追贈恒山愍王楊釗張易之之甥也奏乞昭雪易之兄弟詔復其官爵此二事皆不當至於復二張則去中宗無幾矣

李林甫之才智眞不世出之雄也弄英主如小兒御奸雄如奴隷然觀其出則金吾靜街居則重關複壁一夕屢徙床雖家人莫知其處其子岫嘗指役夫曰大人久處鈞軸讐怨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爲此得乎

林甫不樂如此亦良苦矣平居引用爪牙以張其勢稍相軋則除之而獨無柰其所不足慮之陳希烈楊國忠且死流涕謂國忠曰林甫死矣公必爲相以後事累公噫亦可憐矣身没未幾而以謀反告者即國忠也證成之者其壻楊齊宣也生平誤國之罪盡漏天誅而卒其所以敗者乃了無影響之反謀巳好枉人人亦以枉報之可畏哉可畏哉

漢時田租至輕又時時捐之或捐其半自漢以後兹事寥寥惟大業二年免天下租賦開元二十七年至

天寶十四載免百姓田租凡五煬帝玄宗方窮極侈汰而獨能作此曠事此亦一奇也

後魏崔亮爲停年格唐裴光庭爲循資格皆爲當時所非光庭卒孫琁欲予以下謚不知此雖非良法亦一時救弊之策未可非也顧古之徇私干營者格足以制之後之徇私干營者即在格之中雖使二公復生不知能復出一策救之否後人事事不如古獨徇私干營奇勝耳

玄宗嘗謂高力士曰朕欲高居無爲悉以政事委林

甫何如對曰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復敢議之者又嘗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此豎似有忠讜之言然當時奸相莫過於林甫大帥莫過於祿山皆因力士以取將相羽翼既成而後抑之晚矣如力士者眞所謂婦寺之忠也

武后以女主昵二張然張同休等坐贓則特勑二張與之同鞫宋璟奏昌宗罪則遣之詣臺雖不克正法

然鼠輩膽落矣玄宗亦英主也用高力士則太子以下至呼之爲翁爲爺用王鉷則其子陵侮帝壻出公主爲具食寵楊氏則其奴揮鞭及公主衣如此數事有愧於武后多矣

元魏胡太后嘗幸左藏令羣臣隨力取之至有負重傷腰足者隋文帝時有司言府藏皆滿無所容於是更闢左藏院以受之其亡也倉粟足支五十年東都至以絹帛爲汲綆玄宗時屢奏帑藏充牣古今罕儔引百官觀之賜帛凡再然隋唐是時皆曾下詔捐租

則亦非橫取之可知也同此天下也昔胡以富今胡以貧此其故安在豈非所謂病在中飽者哉言之可爲浩嘆

自古帝王皆信呪詛之說奸人欲修隙於人誣爲呪詛無不得遂者自古至今以呪詛冤死者多矣其尤可恨者玄宗時棣王琰有二孺人爭寵其一使巫書符置琰履中琰與監院宦者有隙密奏琰呪詛上掩而獲之琰稱實不知上使鞫之果孺人所爲上猶疑之囚琰絕朝請憂憤而薨此其冤不更甚於戾太子

昭明太子乎呪詛厭勝婦人女子容或有之然其不能爲禍福易知也豈有堂堂天子百神護呵一履中之符能爲之禍者乃一聞其事殺之惟恐不速若眞有同於弑逆者良可發一笑也武帝玄宗皆英主梁武捨身再三亦復不違乃爾噫誰能發此千古一大覆者乎

天寶之亂養成之者李林甫然使林甫不死亂不至是也祿山畏林甫必不敢亂即亂而林甫之才足以辦之但恐祿山平玄宗虛則林甫亦非北面事人之

大耳唐事之壞皆由楊國忠激成祿山使之速反使哥舒翰拒賊而陰媒孽之潼關失守而創爲幸蜀之說唐之不亡天也使林甫之後不繼之以國忠唐之壞何遽至是乎

楊國忠典選就第唱補帷女兄弟觀之士之醜野蹇傴者呼其名輒笑於堂聲徹諸外不知當時選人中何以無郤克其人他日帝嘆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豈有忠臣肯仕於此時者乎

天寶用事之臣相測有李林甫將則有王忠嗣哥舒

翰高仙芝封常清言利之臣則有韋堅楊愼矜王鉷然皆不克終於帝之世林甫死而追論謀反忠嗣以謀立太子貶死翰爲國忠迫之戰降賊仙芝常清兵敗爲中使譖死韋堅以謀立太子誅愼矜以蓄讖誅鉷以弟銲反誅忠嗣賢者其寃固當別論其餘諸臣雖養亂喪師死有餘辜而帝所以殺之皆不足以服其心者也玄宗之誖謬如此欲無亡國得乎

祿山陷兩都不能追躡天子太子所在掠取金帛子女以實范陽此其無能爲可知若朝廷處置得宜不

過數月之功耳而無奈應之節節皆悮也當哥舒翰守潼關郭子儀李光弼請引兵北取范陽質賊黨妻子以招之賊必内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斃之不用悮一及肅宗在鳳翔李泌請以西北之兵除其巢則賊無所歸又不用悮二安慶緒在鄴不用李郭爲帥而以魚朝恩爲觀軍容使東都再陷悮三朝義餘燼不用子儀副雍王乃用僕固懷恩遂捐河北與賊悮四玄宗代宗之悮一肅宗之悮再自此而後藩鎮之禍遂與唐相終始矣張文潜取李郭之說衍成一論詞斷之未臣無及此皆可

發笑

李鄴侯請用西北之兵先取范陽肅宗以切於晨昏之戀不能待及上皇還京師李輔國劫遷之西內肅宗畏張后不朝果戀晨昏否耶庸主無遠圖不過急欲得都城使得都城而捐關東予賊彼亦甘之矣

房琯勸玄宗以親王領諸道祿山聞之嘆曰吾不得天下矣此妄說也當時諸王實未嘗出鎮僅永王璘一出即以反敗矣由今論之祿山之難諸王何功而謂祿山畏之耶劉晏嘗與琯書論封建與古異今諸

王出深宮一旦望桓文功不可致其論甚當賀蘭進明之譖意自私耳其言未嘗不中理緒負虛名喜賓客其徒造爲此說以張大琯後人不考因而信之甚矣虛名之能悞人也此事新舊史不載獨見于司空圖詩註程北山楊用修皆取之未之深究也

祿山之亂李郭請以朔方兵覆其巢穴而馬燧在范陽亦說賈循斬向潤客牛廷玠傾其根本使西不得入關退無所據循許之會事泄循遇害燧走匿得免天下豪傑所見略同當時定亂之策無出此者李郭

既不見用而燧謀不成此天厭唐室而欲成其亂也舊史載燧脫身走西山隱者徐遇匿之踰月間行歸平原遇蓋當時異人也而新史削去

幸蜀之役唱自楊國忠此亡國之言也非肅宗在朔方中原將士有所係心誰爲唐出死力破賊者雖李郭諸良將亦何能爲此實唐社稷再造之期首創大議者建寧王倓也倓於倉卒中知去河隴就朔方料裴冕無貳心賊未暇狥地皆切中事情又聞上從李泌之諫喜極而泣使用爲元帥有功因人望所歸而

立之豈不遠勝代宗惜鄴僕以長幼之分屬之廣平
未幾而中讒以死退英主而進昏庸唐之末造有由
然矣雖然鄴侯之言固正論也
李憕好殖產時人譏其有地癖崔無詖因楊國忠進
使其不死祿山之難一守財虜一宰相門客耳蓋棺
事定一事一節可輕棄人哉
張均張垍以受祿山官應死肅宗請之上皇不可帝
叩頭再拜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臣不能活均
垍何面目見說於九泉上皇曰張垍爲汝長流嶺表

張均必不可活汝更勿救帝泣而從命均兄弟死固當然能保護肅宗以議功之典活之未爲不可且肅宗昔日之危豈非上皇聽信林甫乎聞肅宗之言而曾無愧色何其顏之厚也使玄宗有自知之明還駕之後軍國事一切不與聞可耳

胡三省註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句引上皇爲太子太平公主忌之楊后方娠上皇密語張說曰用事者不欲吾多子說挾劑而入上皇自煑之夢有甲而戈者環鼎三煑盡覆事得爲張說保肅宗之證按保肅

宗者張均兄弟史稱張說父子者語誤耳如註所引

事何恩之有

讀史商語卷之三